

江海英豪何昆军长

——武汉遭捕不畏死

□彭伟

何昆来到武汉,很快联系上组织。传来一个好消息,他尊敬的革命引路人周恩来派人捎来口信,要求他日后秘密前往上海工作。何昆备受鼓舞。

他暂时住在江北的一家名为“快人居”的旅馆中。倏忽,传来“扑通”一声,楼下一个人从二楼的窗户,跳入江中。随后,“啪啪”数声枪响,那人在水中挣扎了一会儿,便浮在水面上了。何昆连忙一个转身,拔出手枪,拉好窗帘,贴在窗畔的墙上,竖起耳朵,仔细听着二楼窗口的动静。

“报告,顾队长,便宜东湖里的鱼儿,没抓到活的,跳河逃跑,被我们击毙了。”一个名叫小黑的军警汇报道。

“一群饭桶,浪费子弹,不动动脑子,”顾队长左右开弓,“叭叭”给了小黑两个响亮的巴掌后,“眼睛瞎了吗!下面就是码头,坐船去追他,他又不是乌龟王八,难道游得比船快。亏你还是个老武汉,这里的地形,不清楚吗?”

小黑自知笨拙,再被一打一骂,已经有些要懵了,只能嘴里含糊其词地说是。军警们准备散去,顾队长忽然甩了甩手上的白手套,掸了掸黑色警服上的灰尘:“留下几个人,看好快人居的里里外外。共党狡猾啊,就像身上的灰尘,静静地落在衣服上,悄然无声,无处不在,要想打扫干净,就必须给我看好了。谁能保证死掉的那个,没有同伙吗?”

过了一会儿,楼下恢复了安静,但何昆的心中,盘算着如何脱身。等中午一过,天赐良机,隔壁房间住着一位孕妇,丈夫早上去找亲戚,一直未回旅店。没想到,肚子里的孩子,火急火燎地踹着她。孕妇实在吃不消,只能自己去医院求救。何昆打开门,主动搀着孕妇下了楼。到了楼下,军警看见孕妇挺着个滚圆的大肚子,头上满是汗珠,起了恻隐之心。又见何昆急切地喊着:“快让,快让,救人要紧啊”,如此热忱地帮着孕妇,军警不约而同地认定何昆就是她的丈夫,便放行了。

一出门,何昆便拉上孕妇,坐上黄包车,去医院了。过了五六分钟,小黑感觉不对,上楼推开何昆的房门,从枕头下面找出了那本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,立即去汇报顾队长。心狠手辣的顾队长,决定全城通缉何昆。

何昆将孕妇送去了医院,便来到码头,发现武汉近来多雨,江水暴涨,前往上海的航班暂停了。更不幸的是,通缉他的画像,已经贴在码头的入口处。出于本能,他立刻压低了帽子,侧身一转,离开了码头。

军警们,像是疯了,到处搜查旅店。何昆只能在桥洞下,躲避了一宿。第二天一早,肚子不停呱呱地叫,他必须去买点吃的。才进入一条商业街,他被一个便衣盯上了。何昆寻思着如何摆脱敌人的监控。正巧迎面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,那人身穿军服,走路十分精神。何昆定眼一看,那不是故交、族人何振兴吗!何振兴从黄埔毕业后,一路升迁,现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校军官。两人相见,心中都很欢喜,就紧紧地拥抱一起。何振兴认出何昆背后那人是个便衣,他就向何昆坦言:“现在风声紧,有告示,箩筐大的字,在通缉你。你后面还有一条狗呢。”

何昆笑问:“你在这身制服,肯定是军官了,到你府上躲避,如何?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随后他又在何昆的耳边嘀咕了两句,“我家就在前面那个巷子最里面,你先走,我替你把狗挡了。”

何昆跨起大步,径直离开了。那个便衣,立马跟了上来,但是突然前面出现一堵移动的墙——何振兴。他是知道何振兴的名声,又看眼前军服上的军衔,就像憋气的皮球,一点也不敢发作。他只能回家找主子了。顾队长得到消息,立刻汇报上级,要求拿人。他们分析出何昆肯定就藏在何振兴家。

“笃笃笃,咚咚咚”,半夜何府的门,刹那间就要被砸烂了。何振兴刚一开门,几十个军警围了上来,顾队长看到了何昆,亮高了嗓门,叫嚣着:“看你往哪里逃?你是‘共产党嫌疑人’,我们要逮捕你。”

何振兴见势不妙,没有死顶,而是同意他们将何昆带走,但是他故意拍拍何昆的肩膀,说道:“别人觉得你是共党嫌疑人,我俩认识多年,我是肯定不信。既然不是,身正不怕影子斜,兄弟不能糊涂啊,我们都是校长的学生,要挺住……我会有法子的。”

顾队长一千人等,都是没文凭的,自然不知道他俩说的是黄埔军校的校长。何昆倒是心知肚明,那“挺住”就是暗示他死活不要交代,何振兴才有救他的希望。

进入了大牢,何昆临危不乱,一口咬定自己是商人。顾队长龇牙瞪眼地追问他:“一个商人,为何要读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? 这书从哪里来的?”

“我倒卖过石硖的荔枝酒。当地的地主卖酒给我,他从共党那里缴获了这本书,说对我有用。”何昆镇定地回答。

顾队长听了,咬牙切齿:“你当我三岁小儿,随便忽悠吗! 你是个商販,关心农民运动,有什么用?”

“那是因为,那地主知道我要收购土地,租给佃农种荔枝。有了这书,我便是‘知己知彼’了,知道怎么对付农民了!”何昆大声回答。

顾队长失去了耐心,便让人把何昆绑起来,捆在十字形的木架上,大打出手。先是赤手空拳,随后用上了鞭子,鲜血从何昆的嘴角不停地外流,伤痕在何昆的身上蔓延交错,即便如此,他的嘴缝上了针,就是不开口。顾队长无奈,气得跺脚,也无进展。何振兴四处活动,国民党当局裁定何昆是黄埔军校学子,虽有越轨行为,但还不是共产党,当庭释放。

精短小说



秋山
苏舒

小城奇遇

□苏枕书

嘉庐君:

见信好。没想到这封信让你等了这么久,此刻已在去大阪上课的途中——我们已开学,又要开始奔忙。新闻说近来这大半年因疫病而失业的人数又刷新纪录,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。一起上韩语课的友人润子在七月也失了工作,她此前在一家律所做按小时计算的零工,上半年律所工作很少,老板不得不裁撤冗员,非正式员工自然首先被解聘。不过按照日本的新政,因疫情而失业的人可申请救助金,按失业天数支付原工资的七至八成,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。京都都是非常依赖旅游业的城市,这大半年的影响可想而知,家附近倒闭的店铺不在少数。据说点心老铺阿闍梨饼为减少损失,也从清水寺前撤去了店面。秋分前后有四天长假,不同于盂兰盆节时人们的谨慎,这次大家已忍耐不得,街中挤满游客,寺院里尽是扫墓的人。

近来与你说了不少颇唐的话,来信是要给你讲一件堪称快乐的奇遇。还记得几年前给你在信中提过的“初春之海”么? 就是我曾去的城中商场 Bal 一楼的插花,随季节变换,每令我流连再三。今年六月中某个周末路过商场,碰巧遇见花艺师换花材,是一位瘦高的中年人,取出花器的绣球枝,拆开快递新送来的两包花材,是黑莓枝与璎珞杜鹃。边上是一家茶铺,店员女孩问花艺师要了两枝绣球,仔细摘去枯萎的叶片,拿喷壶给花团添些滋润,擎着花枝欣赏,又爱惜地拢在怀里。我在边上看着实在喜欢,遂问可否旁观拍照,花艺师欣然应允。见他先固定黑莓枝,之后搭配璎珞杜鹃,全程行云流水,潇洒极了。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忍不住驻足,询问枝头果子是什

莱茵河畔的罗蕾莱

□尹画

看侯孝贤的《悲情城市》,被片中的一个镜头打动。

一台唱机,两个年轻人。音乐响起,女孩扯下纸片写道:“这是罗蕾莱,德国名曲,一个古老的传说。莱茵河畔的美丽女妖,坐在岩石上唱歌,梳着她的金发,船夫们,迷醉在她的歌声中,撞上岩礁,舟覆人亡……”男孩失聪,听不见乐声,他接过纸片,也喇喇写道:“八岁以前有声音,我记得羊叫。八岁从树上摔下,跌伤头疼,大病一场,病愈不能走路,一段时间,自己不知已聋。”两人在音乐声中,借着纸片完成愉快的交流,一场爱情就这么破土萌芽了。侯孝贤擅长渲染影片氛围,这个长镜头拍得内敛冷静,让人不禁感慨,精神上的契合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。

《罗蕾莱》,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德国民歌,舒缓悠扬的旋律,一听就喜欢上了。影片中,这首歌是以纯音乐方式来演绎的。看完电影,意犹未尽,去音乐

么。有一位穿鹅黄裙的小女孩,直接上前就摸果子,花艺师很和气,将修剪下的小枝分送大家,把缀了最多果子的送给小朋友:“这个熟透了就可以吃,还可以做果酱。”大家惊叹着,又看了会儿,愉快离去了。

我一直看到最后,想跟花艺师多聊几句,又不好意思打扰。犹豫间对方问我要不要多余的花枝,我自然说好。因而开启了话头,知道他叫井上博贵,是京都人,隶属一家历史悠久的花店,人行二十余年,一直负责 Bal 商场的装饰用花。我给他看过过去数年间拍下的他的作品,他虽很不好意思,但也确信我是他的作品多年来的观众,并非夸张。彼此都以为是奇遇,甚至交换了联系方式。

转眼从夏入秋,商场插花又换了几轮,七月是盛在竹笼里的射干,本地叫作“桧扇”,因其宽长笔挺的绿叶张开仿佛平安美人手中桧木薄片制成的彩扇;八月是缀了栗球的枝子与艳山姜果子。毛茸茸的栗球虽尚碧绿,却已带了十足秋意。艳山姜在日本叫月桃,不知你可曾见过? 似乎又叫作大草薹。五年前的初夏在冲绳,头一回见过艳山姜美丽的花穗,遍开海岸与山间,令人难忘。艳山姜小灯笼状的朱红果实、翠绿剑叶与栗球搭配,十分别致。遂与博贵赞美这件作品的巧思,他很高兴,说难为我认得月桃果,那是从冲绳订购的花材,最近正当时。我告诉他,家附近有一家叫 Goya 的冲绳餐馆,入口处即挂了大串月桃果子,菜单上有一道月桃茶,是清凉的好味道。他因而约了同去 Goya,说还没有喝过月桃茶,事情便这样定了。

与奇遇中认识的人贸然吃饭,未尝没有忐忑。上周日终于在 Goya 碰头,

App 里寻找这首歌,看到蔡琴翻唱的一首同名歌曲。原来,《罗蕾莱》的歌词来自伟大的德国抒情诗人海涅。

罗蕾莱,是莱茵河河畔一块高约百米的大礁石,传说一位会唱歌的女神,经常坐在这礁石上歌唱。她美妙的歌声迷醉了一位水手,他为她神魂颠倒,如痴如醉,忘却了无情的急流,小船最后触礁倾覆而亡。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悲剧故事。然其震撼人心的悲剧之美,引出许多浪漫主义诗人的诗兴,很多诗人以此题材来创作诗作,最著名的便是海涅写于 1823 年的这首叙事诗:“不知为了什么/我会这般悲伤/有一个旧日的故事/在心中念念不忘……”如今,罗蕾莱山崖已经成为莱茵河浪漫的象征。

罗蕾莱的传说也吸引了不少画家,他们纷纷借此题材创作了多幅油画。在德国画家菲利普·冯·福尔兹的笔下,罗蕾莱是一位天仙般的女神。她披着一头金色长发,裸露的皮肤如月光般皎洁。

严格而言是初次见面,因为上次遇见时彼此都戴着口罩。短暂的拘谨之后,果真点了一壶月桃茶,先从植物谈起,慢慢觉得这趟奇遇真好——那天还是我来京都的整十一年纪念日,感叹客居的时间在人生中的比重越来越大。他毕业于佛教大学,原先学设计,做了几年商场展柜策划之后,认为似非兴趣所在,遂转入插花行业。但也没有学习如池坊流之类的传统流派,而是在花店从学徒做起,机缘巧合成为插花家栗崎昇的弟子。栗崎亦无流派,自成一格,早早在东京闯下天地,在京都也有花道教室,弟子满门。博贵说自己在这行工作了 26 年,总觉不自信,时常彷徨。又说人过中年,身边的人越来越少,不是死亡,就是告别。父亲十年前已过世,母亲老病,最近要动手术,但医院为了防止新冠病毒蔓延,也不许家属探望。“谢谢你肯定我的作品,对我是很大的启发。你的开朗令我感动。”他这样同我说。我几乎有些惊诧,因为自己心境总是萧条,也缺乏自信,一时语塞,很觉感慨。在认识他之前,早早认识了其人作品,为之倾倒,却不知作者曾经的徘徊与犹豫。作品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,当中或许藏着我们也没有想象到的希望。这种希望通过作品无意识地传递给他人,最终又奇妙地回到作者身上。

电车路过美丽的木津川,无限柔波之畔有老人垂钓,真令人羡慕。紫薇和木槿仍开着,逐渐转黄的稻田边错落生着几丛鲜艳的石蒜,枝头柿子也红了。忽而想起十来岁时写的《竹林的故事》,就是与从周结缘的那篇。那时就憧憬隐居与垂钓。在人间挣扎这么久,向往的依然是这些,原来一生的渴望,少年时就找到了。

松如
庚子秋分后二日

玉兰一瓣

巨大的礁石之上,她用一块红色的绸布包裹住长腿,眼神迷离。此时的天空风潇云诡,脚下波涛汹涌,预示着这一秒如此美好,下一秒将会异常悲惨。极致的美导致极致的悲,让人深觉悲恸和震撼。

我着迷于对比同一主题下的各种艺术创意。罗蕾莱的题材在另外一位德国画家卡尔·约瑟夫·贝加斯的笔下,呈现出更为完整的场景。贝加斯的画中除了描绘出优美的罗蕾莱,还将神思恍惚的水手画了出来。水手伸出左手,神情极度渴望,他试图拉住罗蕾莱的手。可罗蕾莱,根本连望一眼水手都没有,她的双手仍在不停地弹奏着一把木琴。坐在高处的罗蕾莱,色彩明亮,处于暗部的水手,低微渺小。一高一低、一明一暗的布局已然决定了结局。

人之大悲,莫过于梦想可望而不可即。然如飞蛾扑火般为梦想而死的激情,又何其珍贵? 无论如何,我为这故事深深感动。